

目 录

- 致读者 / 1
- 第一章 失踪 / 5
- 第二章 霍兰迪亚 / 8
- 第三章 香格里拉 / 19
- 第四章 “机灵小鬼”号 / 29
- 第五章 尤里卡 / 38
- 第六章 “魅力”牌硬糖 / 49
- 第七章 “人猿泰山” / 59
- 第八章 绅士探险家 / 67
- 第九章 内疚和坏疽 / 78
- 第十章 小厄尔·沃特和老厄尔·沃特 / 90
- 第十一章 万宝村 / 99
- 第十二章 温买乌克·万迪克——“皮特”头领 / 110
- 第十三章 该来的总会来 / 122
- 第十四章 五比五 / 131
- 第十五章 不能团聚的感恩节 / 140

- 第十六章 拉米和德克 / 150
- 第十七章 化敌为友 / 157
- 第十八章 玉魁洗澡啦 / 169
- 第十九章 “宝贝,别哭,别哭” / 178
- 第二十章 “嘿!玛莎!” / 189
- 第二十一章 应许之地 / 202
- 第二十二章 好莱坞 / 213
- 第二十三章 滑翔机 / 223
- 第二十四章 两个女王 / 236
- 第二十五章 抓举 / 251
- 后记 / 261

致读者

二战即将结束时，一架美军飞机在新几内亚岛上空飞行的时候，坠落在一个地图上没有标记的峡谷里。峡谷里的居民还过着石器时代的原始生活。

在接下来的几周里，世界各地的记者蜂拥而至，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。报道的内容涵盖了幸存人数、死亡人数、财产损失、人类学、新发现、英雄主义和友谊，还有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救援任务。报道中最让人着迷的是一个英俊而任性的下士和一个身材魁梧、性格倔强的伞兵。他们周围全是土著人，这些土著的鼻子上都穿着骨头做的鼻环，据说这些土著人不是猎头族就是食人族。这些新闻报道提到了一个因为孪生兄弟的死亡而伤心的勇敢中尉；一个头上受了致命伤的疯狂士兵，还有一支由菲律宾人和美国人组成的混合部队。尽管他们知道对方的人多出他们上千倍，但他们还是主动要求去土著的地盘救人。荷兰政府新闻办事处派出了一名导演，让他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记录了下来。这位导演起初在好莱坞做演员，后来因为一起珠宝盗窃案弄丢了饭碗，再后来做了一名随军记者。一个极富创造力的飞行员，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营救方案——他驾驶着没有发动机的滑翔机去救人，展示了高超的飞行技术。另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上校，制订的营救计划则差点造成了更多的人员伤亡。

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有关这次坠机事件及其后续情况的报道，电台也及时跟进事件的最新发展。最后的解决方案更让人始料不及。

但是，当时全世界关注的中心都是原子弹的杀伤力。这个发生在原始人群里的故事，不久就被新的故事取代了，然后它就被彻底忘记了。

几年前，我在新闻档案馆查找资料时，看到了这篇讲述坠机事件的文章。我把它放在一旁，然后继续找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但这个故事始终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。于是我就开始做“收集资料”的工作，收集那些跟这个事件相关的新闻报道，看能不能把它们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。

新闻报道和官方文件能够记录过去的事情，但我们却无法和它们进行对话。我很希望能找到一些现场目击者，能为我描绘一下当时在场的都有哪些人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，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——我很想找到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。空难过去了六十多年，我找到了幸存下来的、美军方面唯一尚在人间的人。他在俄勒冈的海边过着平静的生活。他对这场空难记忆犹新，向我讲述了这个非同寻常的故事。

这一发现，还有随后进行的采访，引出了大量的线索，这些线索慢慢地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情景。其中最有价值的材料是一份长达数周的日记，日记里记载了从飞机失事到救援成功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。这份日记为我们提供了翔实的记录，为它作注解的还有一系列的照片。除了一大堆无比宝贵的照片，我还找到了三个珍贵的私人剪贴簿，还有几大盒子经过美国陆军解密的文件、誓章、地图、人事档案、军事公报、信函，以及空中和地面之间的无线电通讯记录。此外，十几名当事人的亲属为我提供了更多的文件、照片、信件和其他材料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还找到了集中拍摄的几千张照片，这些照片讲述了一个个内容生动的故事，这些故事也是我们最为期待的。

接下来我去了一趟新几内亚，去看看那个地方和那些土著人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。我找到了当地的一些老人，他们在当年飞机坠毁的时候还是孩子。我徒步走到山顶，找到遗落在那里的飞机零件，它们还保持着当年

的样子；偶尔还能找到一些遇难者的遗骸或遗物。

当我写这些内容的时候，我的桌子上放着一个融化了的金属片。这个金属片是从飞机上掉下来的，它看起来就像一个蜷缩着的人。它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：尽管这个故事看起来是那么让人难以置信，但关于它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。

米歇尔·朱可夫

第一章 失踪

1945年5月的一天，阴雨绵绵。西部联盟的一名邮差穿过宁静的奥威阁村庄——这个村子位于纽约州北部。车子开出了市区，他掉头前往麦克马斯特街，路边长着一排排的榆树，榆树荫下的房子样式虽普通，但保存尚且完好。他放慢了速度，然后把车子停放在一个有着小门廊的绿色房子前面——门边花坛里的花都已经凋谢了。走向门口的时候，他为这份最棘手的差事给自己鼓气，这的确是个不容易完成的任务——发送美国国防部传来的电报。

在他正前方是一扇彰显荣誉的窗户，窗子上悬挂着一面有着红色边框的小白旗，旗帜的中间是一颗蓝星。类似的旗帜，在村子里各家各户的窗户上都随处可见，它代表着这户人家的儿子（少数人家是女儿）业已奔赴战场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，有的人家里的蓝星旗已经换成了金星旗，那就意味着：为了国家的抗战大业，他们的家里蒙受了惨重的损失（从此家里的餐桌上就有了一个永远的空位置，因为去参战的那个人，再也回不来了）。

邮差来到一栋窗外挂着蓝星旗的房子门前。户主是一个名叫帕特里克·黑斯廷斯的独居老人，他今年68岁。老先生戴着金边眼镜，银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像极了新上任的哈里·S·杜鲁门总统。杜鲁门总统是在一个月之前上任的，他的前任富兰克林·德拉诺·罗斯福总统死在了任上。

帕特里克·黑斯廷斯是一名爱尔兰移民后裔，出生于一个农场主家庭，长大后来到了宾夕法尼亚。之后帕特里克娶了一个名叫茱莉亚·希基的女教师，然后搬到了奥威阁村。他在那里工作，养育孩子。几年之后，帕特里克成了恩迪克特·约翰逊鞋业公司的维修部经理，这家公司为美国陆军提供军靴和军官们的正装鞋。帕特里克和茱莉亚养育了三个漂亮活泼的女儿。

现在这个家里却只剩下了帕特里克一个人。六年前，茱莉亚因为心脏病而去世。自从她去世后，他们家的花花草草就因无人管理而日渐凋零，一如老头儿孤独的生活。

他们家的两个小女儿——凯瑟琳和丽塔，结婚之后都搬了出去。他们两家也都挂上了蓝星旗，这意味着她们的丈夫都去服兵役了。但帕特里克·黑斯廷斯窗户上的蓝星旗可不是为了他的哪个女婿而挂上去的，而是为了他意志坚强的长女玛格丽特·黑斯廷斯而挂着的。她是妇女军团的一名下士，在美国陆军妇女队服役。

16个月之前，也就是1944年1月，玛格丽特走进了宾厄姆顿附近的一个征兵站。她在那里登记入伍，成了第一批在美国军队中服役的女兵。玛格丽特作为陆军妇女队中的一员，和其他几千名女队员一起被送到世界各地的战区，她们大都在后方从事文案工作。但玛格丽特的父亲还是很为她担心，毕竟她要去的是一片遥远而陌生的土地。新几内亚是澳大利亚北边一片蛮荒的岛屿——玛格丽特所在的军营位于岛屿的东头，称为荷属新几内亚。

1945年5月份，前线传来的大多是坏消息。这样的消息比比皆是：美军阵亡人数接近30万；非战斗性减员人数达到15万；伤员数量超过6万。这一切，都让窗上挂着蓝星旗的家庭害怕看到邮差登门。

但这一天，令人伤心的坏消息还是到来了。当邮差敲响帕特里克·黑斯廷斯家门铃的时候，他已送出了23份相同内容的电报。这些挂着蓝星旗的家庭，都有至亲在荷属新几内亚服役。邮差赶往全国各地送信，包括宾夕法尼亚州的西彭维尔、密苏里州的特伦顿、华盛顿的凯尔索等郊区，以及中心城市的纽约、费城和洛杉矶。

每个送信的都低着头，用一种同情而克制的声音，就像传达军事公报那样，宣读由詹姆斯·朱利奥少将签名的电报。帕特里克·黑斯廷斯家的电报内容如下：

国防部长令我向您转达他深深的遗憾——令媛玛格丽特·黑斯廷斯下士，于5月13日在荷属新几内亚失踪。以后如有最新消息或其他信息，我们一定会及时知会于您。附确认函。

当奥威阁的一家报纸前来了解电报内容时，帕特里克·黑斯廷斯向记者提到了玛格丽特的最后一封家书。信中提到她曾参加过沿着新几内亚海岸的一次休闲飞行，还说她希望不久之后能再有一次观光的飞行。帕特里克的的意思是：他担心玛格丽特是因为某次坠机事件而失踪的。但记者的报道还是充满了忧虑，而不是盲目的乐观。“从昨天收到的电报看来，”记者写道，“家里人认为她只是参加了某一次飞行任务，随后就会归队的。”

当帕特里克给他另外两个女儿打电话时，他并没有隐瞒真相，也没有盲目乐观，他的话比军方的电报更简洁——玛格丽特失踪了。

第二章 霍兰迪亚

在邮递员送信之前的十一天，玛格丽特·黑斯廷斯像往常一样在天亮前醒来。当地那种湿热的感觉已经透过帐篷渗了进来，这个帐篷里住了六个妇女队的女兵。她穿上了自己用帆布做的衣服，衣服裁剪得很合身。

1945年5月13日，这一天是星期六，号手不用像往常那样在早上五点半就吹起床号，不吹号的话玛格丽特就能继续睡觉。在G基地，一周七天都要工作。这个庞大的基地围绕着霍兰迪亚建成，霍兰迪亚位于荷属新几内亚的北部沿海地区。八点钟的时候，玛格丽特已经开始工作了。随着打字机发出的声音，玛格丽特用行动证明战争不仅是地狱，并且是一个充满文书工作的地狱。

玛格丽特今年三十岁，长得苗条而漂亮。她有一双机敏的蓝眼睛，光滑白皙的皮肤，一头梳成圆髻的浅褐色长发。她身高不到5.2英尺，体重顶多一百磅，高中时候的衣服到现在还能穿，所以她始终摆脱不了“小女孩”的绰号。但玛格丽特的性格可不像她的长相那样天真。她是个富有男子汉气概的女人。她肩膀笔直，下巴扬起——这是她上学时参加戏剧社团受到的训练。用她小妹的话来说就是，这是一个精力充沛、“很有主见”的人。她看陌生人的时候总是从侧面扫一眼，轻轻一笑，高高的颧骨下面现出两个酒窝。这种风格介于狡黠和性感之间，这种神情意味着玛格丽特有一些属于她自己的小秘密。

玛格丽特一直生活在奥威阁，经常骑车去池塘游泳。如果她要去某个村子以外的地方，就会搭便车。她学习成绩优异，很晚了都还在看书。长大之后，她越发漂亮，成为小城里追求者最多的姑娘。她喜欢这种被关注的感觉，但她有自己的分寸。玛格丽特立志要做一个自力更生的人，就像她自己所说的：“我也喝酒，但不会喝得太多。我也会喜欢上某个男孩儿，但并不会陷得太深。”

尽管两个妹妹都结婚了，但玛格丽特还是没有改变自己二十几岁时确立的原则，三十岁了还是单身。虽然她自己并不觉得烦恼，但却显得另类。她们那一代妇女结婚的平均年龄是 21 岁。她对奥威阁的男人不感兴趣，不过也不讨厌他们。就像她跟朋友说的：“说真的，我不确定我看上的男人就会成为一个好丈夫。”

高中毕业后她干过好几份工作，最终在当地一家叫作雷明顿·兰德的公司里边做了秘书。这家公司生产各种各样的钢铁制品，从打字机到 45 口径的手枪，应有尽有。她喜欢这份工作，但唯一让她不满的是，她从没有去过离家较远的地方——她去过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大西洋城。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，玛格丽特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想为国家尽一份力，想看看到底自己适合做什么。所以她选择了加入妇女军团，从而同时实现了这三个愿望。

当玛格丽特准备参加工作时，又到了举国庆祝母亲节的日子——这是二战期间的第四个母亲节。不过这一次，母爱不是唯一值得庆贺的理由——五天前，德国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据报道，阿道夫·希特勒已经在掩体里自杀了，其他纳粹头目也都被拘留起来。关在集中营里的人得到了解救，大家也了解到了集中营里的恐怖手段。经过一系列的“鲜血、辛劳、泪水和汗水”，欧洲终于迎来了胜利。事实上，胜利的到来就在 1945 年 5 月 13

日。五年前的这一天，英国首相温斯顿·丘吉尔就用这句话*来激励他的同胞们继续战斗。

人们曾经一度认为欧洲的胜利是不可实现的，但是这一天终于到来了。国会大厦的圆顶再次亮起了灯——自从珍珠港事件爆发以来，国会大厦的顶上就一直没有灯光。国会表决一致通过杜鲁门总统的提议：1945年5月13日，这一天不再仅仅是母亲节，也被定为“祈祷日”。正如杜鲁门所说：“西方世界终于从邪恶势力中得到了解放，在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，这股邪恶势力囚禁过上千万人，残害过上千万条性命，而这些遭受迫害的人本来是生而自由的。”众议院议长萨姆·雷伯恩祝贺了欧洲的胜利，接着严肃地指出了两点。他哀悼在欧洲胜利日到来几周之前，罗斯福总统的去世；然后他又指出，战争尚未结束：“我既高兴又伤心，因为我总是会想起那些成千上万为国捐躯的小伙子们。为了国家的胜利，他们有的死在了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上，有的身殉远东。但美国的荣誉因此得以保全，和平而有序的世界会因此而再次降临。”

太平洋战场传来的战况令人欢欣鼓舞——虽然激烈的交战仍然在进行着。在过去的六个星期里，美日双方在冲绳岛激烈战斗，因为在有必要的情况下，美军打算把冲绳岛作为进入日本本土的一个跳板。虽然赞同这个想法的人并没有多少，但它还是令人情绪高涨。当天上午，《纽约时报》发出报道说最后的胜利已经在我们掌握之中——不管是通过谈判让日本屈服，还是直接通过战斗彻底打败他们。这篇报道宣称：“对于我们的敌人——日本来说，这将是一个忙碌的夏天。裕仁天皇也可以确定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，接下来他们将会遭到致命的打击。”

《纽约时报》的编辑们、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都感受到了这种胜利，但

* 这句话指的是上文中的“鲜血、辛劳、泪水和汗水”。

